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 
第七十七回 六老叟參禪論偈 三官長執冊說因

世事逢古怪，莫訝遇蹊蹊。  
暗有神明護，寧無福德依。  
試觀多富貴，俱是善根基。

卻說馬喻半信半疑，信的是，清平世界，一個女娘，衣有縫，話有聲，果是復甦之人未可知；疑的是，既入棺之人，如何又活？但好口口求救，想救人乃是陰鷲，便冒疑兒忌，說道：「女娘，你隨我領你到家去。」那女子道：「我力弱，不能遠走。」馬喻乃背負著她，到得王老家裡，王老夫妻一見，驚喜問女緣故。女子備細說出前情，王老一面謝馬喻救女之恩，一面要聲明地方，捉獲毀棺盜衣飾之賊。

馬喻勸道：「王老官，你要捉獲了這賊，將何禮物酬他？」王老道：「定送他到官長治罪。」馬喻道：「若不是賊毀棺，你女子焉何得復活？依我小子說，還該謝他。」王老夫妻聽了道：「大哥，你說這話，卻是個忠厚善人，且衝你年紀多少？」馬喻道：「二十一歲。」王老道：「吾女相配不差。」一時便留住馬喻，把情由遍告親鄰朋友，招馬喻為婿。馬喻成了這段古怪姻緣，後生三子，極孝。故此馬喻壽過八旬，與這村鄉五老盤桓，以樂餘年。

村裡哪個不誇六叟之賢，說他們能安享老年之福。這六叟相聚終日，你到我家，我到你家，家家子女，個個賢孝，歡天喜地說：「難得老人家年過八十，都康健不衰。」進入家門，便治備飲饌，俱要合歡眾老之心，仍喚歌唱，以助六叟之興。這眾叟坐間也不說那家過惡，也不誇那個富貴，也不談那家子女孝順忤逆，也不說少壯時做的事業，只說的是某家有一個不識進退的老兒，偌老的年紀，不把家私交托兒男，還辛苦前掙；某家有一個不知死活的老頭子，偌許年庚，不保守精氣，還娶妾追歡；某家有一個不知涵養的老倔強，一把出頭的年歲，能有幾載？還好勝與人爭淘閒氣。眾老叟你講你說，只見我躬老叟道：「你我老人家既看破浮生，往先做的一場春夢，如今相聚為樂，卻又管人家閒事。俗語說得好：『喜吃糖雞糞，蜜也不換。』這幾家老頭子，偏看不破後來歲月，心情偏在這幾件事上，便扯他來學我這樂，他終是不樂。」倫郭老說道：「我等相聚為樂，固然勝似他們，只是其樂有限，總皆空虛。我聽得清平院萬年說，國度高僧寓居院內，能談見性明心道理，成佛作祖真詮，我等虛度偌多年紀，何不往謁？若得沾一時勝會，便也不枉了一世為人。」青白老叟道：「我等已桑榆暮景，便就聞了道理，也是無用，枉費了心機，徒勞了一番禮貌。」祝香老道：「便是朝聞夕死，也勝如不聞。」辛苗老說道：「隨喜道場，也勝如虛費時光。」這幾個老叟，你長我短，講論了半晌，只見馬喻老叟端了正念道：「我曾聞修道的人說，一夕之氣尚存，能知了道理，萬載之靈光不滅。安見老人不可學道？我等敬心瞻謁去的是。」

六個老叟一齊走到清平院來，萬年長老正與眾善信諸僧聽候祖師師徒出靜，講論上乘妙法、演化玄機。只見院門外走來六個老叟，眾僧看那老叟，一個個：

鶴髮如飛雪，童顏似少年。  
相扳來福地，多是隱高賢。

這六個老叟走進山門，齊登正殿，參拜了聖像。眾僧各各敘禮，萬年個個都識姓名來歷。只見六叟望著祖師師徒，更加恭敬。內中只有辛苗叟善談多言，乃開口向祖師求教道理，說道：「朽拙村老，迷昧一生，干名犯義之惡，毫不敢為；無心叛道之罪，時或頗有，從前作過，望高僧道力開宥。但白今日以後，料老邁無能覺悟真乘，只求教個不昧原來，多添幾年逍遙自在。」祖師聽了，微笑不答。六叟再三懇求道：「高僧不言，我等益昧。」祖師乃說一偈道：

盜跖何壽？顏淵何夭？  
識得根因，長存不老。

祖師說偈畢，閉目入靜。六叟只得出靜室，到方丈來坐，各人議論偈意。時道副三位也陪坐席間。只見辛苗叟乃說：「師偈是壽夭皆係乎數之意。人隨乎數，也沒奈何，聽之已耳。」青白叟乃道：「師偈說，壽的尚留人間作盜跖，夭的已歸自在作逍遙，壽的是夭，夭的是壽，這個根因。」倫郭叟道：「不然。師偈之意，乃是盜跖造下在世之孽不了，顏淵乃是萬世不泯之道而歸。」我躬笑道：「不是這講。師之偈意，乃是跖壽也由他，顏夭也隨他，只樂我們現在根因。得一年，便是一年不老；得十年，便是十年不老。」馬喻乃笑道：「雖俱說的是各人高見，依我說，師偈乃是跖與顏各人遭遇不同，哪在乎盜之不肖不該壽，顏之大賢不該夭。」祝味說道：「壽夭不齊，人之情；不以壽夭限為，天之理。安在乎彼壽此夭，徒增唇舌！」道副三位聽了，俱各不語。萬年長老乃問道：「師父，依你體悟師偈之意，何如發明？」道副答道：「吾師偈意，只就六位老叟現在根因，俱是從前作過善根，今後自當消受。莫在壽夭上拘了形跡，當在一念上種壽根因。」六個老叟，人人點頭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，我等生平卻真也有幾件事，不曾虧心短行，雖然不敢自必，說是長生報應，便是見了村鄉幾個使心機、用心術，不獨自己夭折，妻妾子女多有不長。」眾僧俗聽了，都合掌稱揚偈意。

這老叟方才辭謝高僧出門，忽然門外又來了四個壯年漢子，他卻不進山門，站立在外，氣赳赳、怒嗔嗔指著老叟，道句戲言，說：「你這幾個老兒，在世是盜跖。盜跖盜人寶，老兒盜天壽。」漢子說罷，又笑嘻嘻哄然而去。萬年長老送老叟出山門，見了這情節，卻也不敢作聲，即忙回到方丈，把這事說與道副師三位。副師聽了道：「異哉！這漢子們乃是知道理的，可惜不進此方丈一會。」尼總持道：「既知道理，不進山門來講論，非酒狂，必口是心非的。」道育說：「只恐是不正之怪，難容混入禪林。」道副道：「若是知道漢子，不可錯過，也當訪會一面，彼此有相資之益。若是不正之怪，剽竊理言，也當度化他。」萬年道：「若六叟，我便知其姓名來歷。這四個漢子，不識他何人。看他惡狠狠譏諷六叟，笑嘻嘻徜徉而去，莫不就是老叟說的使心機、用心術的漢子？我既承師兄們教誨，也當扶持演化的盛意，且去鄉村訪尋他來歷，可度便度，如不能度，指引他到院來，請師兄們指教他。」副師道：「長老須當因人指教，莫要非人亂傳。」萬年長老聽了，走出山門，到村間找尋四人不提。

且說這四個壯年漢子，一個叫做強梁，一個叫做殷獨，一個叫做吳仁，一個叫做穆義。這幾個人生長平宜裡，真個是使心機，不顧天理是非，惟圖利己，用心術，哪管人情屈直，只要算人。再說這強梁家頗富饒，有莊田數百畝，與一個叫做阮弱的為鄰，欺其勢力不能爭訟，乃侵奪不厭，漸漸把他田產占盡。阮弱冤抑難伸，忽然，一個遊方道士向強梁乞化，強梁不但不捨，且口出惡言罵逐。這道士又向阮弱乞化，阮弱慷慨佈施。道士便問道：「善人，眉愁面慘，若似有事關心，何不向小道說出？我小道也能為善人解愁。」阮弱便把強梁情由說出。道士道：「此有何難！小道有一法術，能使他田禾盡槁，你田倍收。」阮弱道：「田俱連畝，怎能他槁我收？」道士微笑不言，乃走到田間，把拂塵一揮而去，果然強梁田禾皆槁。強梁見了，乃倚勢盡把阮弱熟苗割去。阮弱捶胸怨道：「法術害人，反使禾苗被割，倒不如道法不用，我尚有一分收成。今為法術，反被強奪。」正怨間，只見那道士復來，向阮弱笑道：「此正小道法術之妙，善人即須割他枯槁之草，管你收成十倍。」阮弱依言，乃盡把槁草割取。強梁見了大笑，便隨他割盡。強梁割熟禾卻少，阮弱割枯草卻多，哪知道道士的法術之妙。阮弱割的草，皆是熟禾。強梁割的苗，盡皆枯草。強梁哪裡知道，只是自家懊惱。阮弱知此情節，感謝道士。道士又問：「善人，你田地被他占奪，可有個界址麼？」阮弱道：「師父，你看那田溝石橋，前是強梁田，後是我的地，當原以此界，如今被他占過來多了。」道士乃把橋頃須用法搬移，只見橋後占過橋前，田皆阮弱之地。阮弱見了大喜，忙拜謝道士。那道士知強梁費了一番心機，落得個在家懊惱，乃留了四句口語與阮弱，含笑而去。說道：

強梁欺阮弱，占地將稻割。

不但割枯苗，移橋田又縮。

強梁懊惱未解，乃與妻子說：「明明阮家苗熟，我苗盡槁，因何割將來，卻又是枯的？倒不如割我的草，卻有餘。」正說怪異，只見家僕來說，阮家割去的枯草盡是熟苗。強梁聽了，暴躁起來，古怪可惱。家僕道：「還有一件古怪，怎麼田地界址，石橋前後，如今橋前窄削，橋後寬遠？」強梁道：「哪有此理，橋乃石砌，如何得動？」乃親去搭看，果見田縮地長，自己驚疑，心實不忿，乃往殷獨家來，備細把這情由說出。這殷獨正在家設計算人，聽了強梁之言，乃笑道：「強兄，此事何難。你家頗富，那阮家不過只幾畝荒地。我有一計，你可借事把個害病家僕打殺，送在他門，與他一個人命訟詞，自然田地都歸於你。」強梁聽了笑道：「殷兄，計便甚妙，只是傷了我家僕的性命，卻去奪他的田地，先折了一著，這也不是我強梁的豪傑美事。」殷獨道：「聞他割你的枯草甚多，何不半夜放火燒他。」強梁道：「殺人放火，王法甚嚴，這雖是我強梁的行徑，但明人不做暗事，萬一露泄情由，王法無私，悔之晚矣。」殷獨道：「還有一計，這阮弱好酒，每日遠醉，黑夜歸來，可乘機叫家僕播之捶之，只做個酒醉鬼迷，路倒而亡。」強梁聽了道：「這事也做不得，我強梁平日為人，也只是要強勝人，便是倚些勢力，好占奪便宜。若黑夜行兇毆人，這又非我素性。」殷獨道：「除了這幾宗計較，我小子卻無策算他。」強梁便要辭回，殷獨道：「好朋友如何空慢！」乃宰雞為黍，沽酒相留，二人盡醉。

到黃昏，強梁辭別殷獨出門，酒醉上來，卻走錯了歸路，彎彎曲曲來到一處荒沙，不覺倒臥在地，睡至半夜，酒方少醒，自己恍惚正疑：「如何殷獨留我，卻倒臥在此？」方要掙起，只見兩個青衣漢子，形狀官差，上前一索套著道：「官長喚你。」強梁不知何故，被他二人扯到一座公廳，見一官長上坐，左右甚眾，喝叫：「強梁跪倒！」只見官長執一簿子，看了怒目視著強梁，道：「你這惡人，自恃心性狂暴，凌虐善良，雖逃王法之加，豈恕冥司之責？」便叫左右把他布裳脫去，換上一件牛皮襖子，推入那輪轉六道之司。強梁方才明白，忙泣訴道：「愚蒙有罪，乞求知改。」官長喝道：「你早不知改，只要見此光景，方悔前過，哪裡怨饒！」喝令左右來推。只見左廂廊下，走上一位官長，拿著一頁文冊，上堂稟道：「此人還有不傷家僕性命害人一種情因可恕。」官長道：「此一種不足以償他欺凌良善，多少善良受他冤抑。」搖首不肯。只見右廊下，也走上一位官長，拿著一頁文冊，上堂稟道：「此人又有不做暗事一節可恕。」官長哪裡肯聽，只是叫左右推入轉輪。忽然中門走進一位官長來，手拿著一頁文冊。堂上官長忙出坐，下階迎著拱手。這官長道：「此人本當不宥，他卻有黑夜不肯毆人一宗良心可恕。」堂上官長見了，乃回嗔道：「據此三件，理有可恕。」乃叫左右脫去牛皮襖子，仍還他布裳，說道：「若不知改，後來此襖終難脫去。」說罷，忽然不見。只聽得有人聲叫前來，乃是家僕持燈火找尋來接。到得家裡，只因這醉臥荒沙，受此一番警戒，乃病臥枕席，把些強暴心腸一朝悔改，遂把強梁更了個強忍名字不提。

再說這殷獨為人心術最險，計算極深。他一日往海岸邊過，見前行一個漢子，取道走去，那海裡忽然鑽出一怪來。那怪怎生模樣？

赤發蓬頭藍面，一雙環眼如燈。兩耳查得似風箏，四個獠牙倒釘。十指禿如靛染，週身露出青筋。一張大口向人噴，真個驚人心性。

殷獨見了，吃驚倒在地下。看那個怪，待漢子走過去，卻把一張大嘴開了，向那漢子後邊日色照著的身影兒一噴，只見那漢子踉踉跄跄，如醉一般往前去了。這怪方才看見岸上倒臥著殷獨，也要噴來。一則他無身影，一則眼已明見了怪形，殷獨乃大喝一聲：「那海中何怪？做的何事？噴的何物？」這怪聽得，挺身跳出海來，走近殷獨之前，說道：「你這大膽漢子，你豈不知我乃海內鬼蜮，喜的是含沙射人影。被我射的好人做歹，善的說惡，任他有千般計較，只消我一射便迷。」殷獨聽了，忙站起身來說道：「我方才見你噴那行人，想他射了身影，卻如何不得迷倒？」鬼蜮道：「這人叫做吳仁，為人刻薄無情，忍心背理，沒有些善，故此射他不中。想你倒臥在地，沒個影兒我射，便是你為人心術與我一類，又何須射你！」殷獨聽了道：「可喜相逢，既承相愛，便與你結拜個交情何如？」鬼蜮欣然。兩個遂指海為誓，結為交朋。殷獨道：「凡我要謀些事利，全仗扶持。」鬼蜮道：「若得了利，當分些見惠。」殷獨道：「惠利你也無用，若有些飲食，當來敬你。」兩個話別，鬼蜮仍鑽入水去。殷獨方才前走，乃想將起來，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我一個頂天立地男子漢，怎麼見了鬼，與甚麼怪結交？方才明明的一個甚麼鬼蜮，說含沙射人，我知道了。」卻是知道何事，下回自曉。